

增修
補註
正續歷代通鑑輯覽

增補註歷代通鑑輯覽卷之四十六

南北朝

〔己丑〕

陳高宗宣帝項太建元年，周天和四年，齊天統五年。

春正月，陳主項立。

是為宣帝。

陳安成王項既以太

后令入纂大統。

前事具。

至是遂即帝位。

復太皇太后為皇太后，皇太后為文皇，后立妃柳氏為皇后，世子叔寶為太子。

二月，齊殺其太尉趙郡王叡。

初，和士開為世祖所親狎，出入臥內，遂得幸

于胡后及世祖。殂，齊主深委任之，與婁定遠

昭之

等俱用事。時號八貴。和士

開，婁定遠，趙彥深，元文遙，唐邕，慕容連，高阿那肱，善無，胡長樂，國珍，曾孫。

太尉趙郡王叡與定

遠等皆言于齊主，請出士開。太后不可。叡復令元文遙入奏，齊主及太后

召問士開，對曰：「陛下諒闇伊始，大臣皆有覬覦。今若出臣，正是自翦羽翼。」

宜謂叡等云：「文遙與臣俱受先帝任用，可並用為州待過山陵，然後遣之。」

齊主及太后乃以士開為兗州刺史，葬畢，太后欲留士開過百日。

侯卒也。叡

不許，遂更見太后苦言之。

先是太后膳朝貴于前殿，叡面數士開受納賄賂，穢亂宮掖之

是與太后言，太后令酌酒賜叡，叡正色曰：「論國家大事，非為卮酒言訖，遽出。」

士開載美女珠簾詣婁定遠，定遠喜。士開因

謂曰：「今當遠出，願得一辭觀二宮。」定遠許之。士開由是得見太后及齊主。

進說曰：「先帝一旦登遐，臣媿不能自死，觀朝貴意勢，欲以陛下為乾明。」

帝廢

殷年號

臣出之後必有大變臣何面目見先帝于地下因慟哭齊主太后皆

泣問計士開曰臣已得入復何所慮正須數行詔書耳于是詔出定遠為

青州刺史責趙郡王叡以不臣之辜旦日叡將復入諫妻子咸止之叡曰

社稷事重吾寧死事先皇不忍見朝廷顛沛至殿門又有人謂曰入恐有

變叡曰吾上不負天死亦無恨入見太后論執彌固出至永巷遇兵執送

華林園拉殺之叡清正自守朝野冤惜之復以士開為僕射定遠歸士開

所遺加以餘珍賂之

夏四月齊以高阿那肱為尚書令韓長鸞

名鳳昌黎人

為領軍陸令萱

穆提婆之母

為

女侍中穆提婆

漢陽人

為開府儀同三司祖珽為祕書監

齊主年少多嬖寵

武衛將軍高阿那肱都督韓長鸞素被親狎

阿那肱以諂佞為世祖所厚多令在東宮侍齊主由是有寵長鸞亦當侍

衛東宮齊主數喚共戲最親愛之

阿那肱累遷并省尚書令

晉陽之尚書令也晉陽為并州故云并省長鸞累遷侍中領

軍總知內省機密宮婢陸令萱以保養恩為女侍中引其子提婆入侍齊

主朝夕戲狎累遷開府儀同三司

令萱前坐其夫賂超謀叛配掖庭子提婆亦沒為奴齊主之在襁褓令萱養之謂之乾阿嬌令萱巧黠善

取媚有寵于胡太后和士開高阿那肱皆為之養子斛律后之從婢穆舍和有寵于齊主令萱乃為之養母因令提婆冒姓穆氏

然和士開用事最久諸

幸臣皆依附之齊主思祖珽士開亦以珽有膽略欲引為謀主乃棄舊怨

與令萱言于齊主曰三帝之子皆不得立今至尊獨在帝位者祖孝徵之力也其人心行雖薄奇略出人緩急可使且目已盲必無反心齊主乃召以爲祕書監

秋八月陳廣州刺史歐陽紇反歐陽紇在廣州十餘年
永定元年、乞與父頽定廣州、天嘉四年、頽卒、紇

代爲刺史、至是凡十三年、威惠著于百越自華皎叛陳主疑之徵爲左衛將軍紇懼遂舉

兵攻衡州陳主遣徐儉陵之子持節諭旨儉語紇曰呂嘉之事誠當已遠將

軍獨不見周迪陳寶應乎紇默然不應儉還陳主乃遣車騎將軍章昭達

字伯通、吳興武康人、討之

冬十二月周陳復通好

〔庚寅〕陳太建二年、齊武平元年、周天和五年、春二月陳人討歐陽紇斬之封陽春太守馮僕母洗

氏爲石龍注見前太夫人歐陽紇召陽春太守馮僕至南海誘與同反僕遣

使告其母洗夫人夫人曰我忠貞兩世今不能惜汝而負國也遂發兵拒

境帥諸酋長迎章昭達昭達至始興紇懼出頓涯口水經注、涯水、逕舍涯縣西、右會濠水、謂之涯口、

水、卽湟水、濠水、卽始興大江、舍涯故縣、在今廣東英德縣、昭達破其水柵禽紇送建康斬之馮僕以其母功

封信都侯遷石龍太守遣使者持節冊命洗氏爲石龍太夫人賜以繡幃

安車鼓吹麾節鹵簿如刺史之儀

陳遣兵攻梁周人救之陳師還

章昭達攻梁梁主與周總管陸騰

字顯聖代人

拒之周人于峽口南岸築城橫引大索編葦爲橋以度軍糧昭達爲長戟

施于樓船上仰割之索斷糧絕遂攻其城下之梁主告急于周周使將軍

李遷哲

字孝彥安康人

將兵救之照達兵不利引還

冬十月齊以蕭莊爲梁王

齊復以梁永嘉王莊爲梁王許以興復竟不果

及齊亡莊憤悒卒于鄴

〔辛卯〕

陳太建三年齊武平二年周天和六年

春正月齊斛律光及周韋孝寬戰于汾北

汾水北周師

敗績

先是周勳州刺史韋孝寬請築城于汾北

其時周齊爭宜陽久而不決孝寬謂其下曰宜陽一城之地不足損益

兩國爭之勞師彌年彼若棄之來圖汾北我必失地宜速于華谷長秋築城以杜其意乃畫地形且圖其狀華谷在山西稷山縣西北今爲鎮長秋即漢長修故縣晉訛爲秋今曰泉掌鎮在新

絳縣西北

宇文護不從已而齊斛律光出晉州道于汾北築華谷龍門二城

華今

谷鎮南有故城光所築也龍門城在稷山縣北俗呼曰古城

遂進圍定陽

魏郡隋改文成爲吉州今山西吉縣

築南汾城

在今吉縣南

以

偪之至是光與孝寬戰于汾北孝寬敗光築十三城于西境馬上以鞭指

畫而成拓地五百里

已而周人取齊宜陽等九城光帥步騎赴之與周師戰于宜陽城下取建安等四戌而還

夏六月齊段韶圍周定陽克之獲汾州刺史楊敷

字文衍縉族子

齊段韶圍定陽

周汾州刺史楊敷固守不下，詔急攻之。曰：「此城三面重瀾，皆無走路，惟慮東南一道耳。」乃令壯士千餘人伏于東南瀾口。城中糧盡，敷走。伏兵擊禽之，遂取汾州。

敷至鄴，不屬。未幾卒。其子素，以父守節，未蒙贈諡。中理再三，周主大怒，命左右斬之。素大言曰：「臣事無道天子，死其分也。」周主壯其言，贈敷大將軍，諡曰忠壯。素少多才藝，及是漸見禮遇，命為詔書，下筆立成，詞義兼美。周主曰：「勉之，勿憂不富貴。」素曰：「但恐富貴來偏臣，臣無心圖富貴也。」楊敷子素，字處道。

秋七月，齊琅邪王儼殺和士開。九月，齊主殺儼。

和士開威權日甚。

朝士無耻者，或為之

假子，士開患傷寒，醫云：「應服黃龍湯。」士開有難色，適一士人往參，請先嘗之，一飲而盡。

黃龍湯，年久羹汁也，治大熱病。

與穆提婆俱專權奢縱。琅邪

王儼意甚不平。二人忌之，出儼居北宮。時儼猶帶中丞，士開等又欲出之于外。治書侍御史王子宜說儼曰：「殿下被疏，正由士開閒搆，何可出北宮也？」儼謂侍中馮子琮曰：「士開梟重殺之，何如？」子琮心欲廢齊主而立儼，因

勸成之。儼令子宜彈士開，梟請禁推。

收禁而推，鞠之也。

子琮雜他文書奏之。齊主可

之。儼誑領軍庫狄伏連使收士開，送臺。儼斬之。儼黨因偪儼帥軍士三千

人屯千秋門。齊主使劉桃枝召儼，儼欲誘陸令萱而殺之。因對曰：「尊兄若

赦臣，請令姊姊來迎姊姊，謂令萱也。」

齊諸王皆呼嫡母為家姊，母為姊姊，妹為姊妹。

令萱聞之，戰栗

齊主乃急召斛律光。光聞儼殺士開，撫掌大笑曰：「龍子所為，固自不似凡

人。」入見齊主。齊主帥宿衛者受甲，將出戰。光曰：「小兒輩弄兵，與交手即亂。」

鄙諺云奴見大家臣妾呼天子曰大家、心死至尊宜自至千秋門琅邪必不敢動齊主

從之光步道使人走出曰大家來儼徒駭散光就儼執其手彊引以前請

于齊主曰琅邪王年少腸肥腦滿輕為舉措稍長自不然願寬其辜齊主

拔刀鏖築其辮頭良久乃釋之收庫狄伏連王子宜等支解之太后責儼曰馮子琮教兒太后遂殺子琮已而陸令

萱說齊主曰人稱琅邪聰明雄勇當今無敵觀其相表殆非人臣自專殺

以來常懷恐懼宜早為之計齊主未決以問侍中祖珽珽稱周公誅管叔

季友酖慶父齊主乃攜儼之晉陽使劉桃枝拉殺之時儼年十四遺腹四男皆幽死既而贈儼楚恭哀帝

以慰太后心

冬十月齊主幽其太后胡氏于北宮 齊胡太后出入不節與沙門統曇獻

通齊主聞而未之信後朝太后見二尼悅而召之乃男子也于是曇獻事

亦發皆伏誅遂幽太后于北宮太后或為齊主設食齊主亦不敢嘗

〔壬辰〕陳太建四年齊武平三年周建德元年 春二月齊以祖珽為左僕射 胡太后既幽北宮珽

引魏保太后故事魏太武帝始光初尊保母竇氏為保太后欲立陸令萱為太后且謂人曰陸雖婦

人然實雄傑女媧以來未之有也令萱亦謂珽為國師由此得左僕射

三月周主討其太師宇文護殺之初周太祖為魏相立左右十二軍總屬

相府太祖殂皆受晉公護處分護第兵衛盛于宮闕諸子僚屬皆貪殘恣橫士民患之周主深自晦曜無所關預人不測其淺深衛公直有怨于護

勸周主誅之周主乃密與直及右宮伯後周有左中大夫宇文神舉太祖族子內

史周官後仿制下大夫王軌太原右侍後周仿周官侍御置上士宇文孝伯字胡三深之子謀之周

主每于禁中見護常行家人禮至是引護入謁太后謂曰太后好飲屢諫

不納因出懷中酒誥授之曰願兄以此入諫護入讀未畢周主以玉珽天子搢珽鄭康成曰珽亦笏也記

自後擊之護陪于地直出斬之右宮伯長孫覽字休因紹遠之子等收

護子弟親黨殺之初字文孝伯與周主同日生太祖愛而養之幼與周主同學及即位欲引致左右託言欲與講習故護弗之疑孝伯為人沈正忠諒朝政得失外聞

細事無不以聞至是以為車騎大將軍護之未敗也問稍伯大夫庾季才曰比日天道何如對曰頃上至有變公宜歸政請老護遂疏之及護誅周主閱其書記得季才書兩紙盛言緯候災祥宜

返政歸權周主命賜粟帛遷太中大夫梁稍伯後周官蓋周官稍人之職庾季才字叔奕新野人仕梁江陵陷入長安

周主親政以其弟齊公憲為大冢宰衛公直為大司徒周主始親政頗事

威刑雖骨肉無所寬借齊公憲雖遷冢宰實奪之權又謂憲侍讀裴文舉曰昔魏末不綱太祖輔政及周

室受命晉公復執大權積習生常愚者謂法應如是卿雖陪侍齊公不得違同為臣欲死于所事宜輔以正道勸以義方輒隨我君臣協和我兄弟勿令自致嫌疑文舉咸以白憲憲指心撫几曰

吾之夙心公寧不知但當盡忠竭節耳衛公直性浮詭貪狼意望大冢宰既不得知復何言裴文舉字道裕聞喜人

殊怏怏更請為大司馬欲據兵權周主揣知其意曰汝兄弟長幼有序豈

可返居下列由是用爲大司徒

夏六月齊主殺其左丞相咸陽王斛律光以祖珽知騎兵外兵事 祖珽勢

傾朝野斛律光惡之謂諸將曰邊境消息兵馬處分盲人全不與吾輩語

恐誤國事珽覺之私賂光從奴問之奴曰自公用事相王每夜抱膝歎曰

盲人入國必破矣穆提婆求娶光庶女不許齊主賜提婆晉陽田光言于

朝曰此田神武以來常種禾飼馬以擬寇敵今賜提婆無乃闕軍務乎由

是祖穆皆怨之斛律后無寵珽因而閒之光弟羨爲幽州刺史亦善治兵

突厥畏之謂之南可汗光雖貴極人臣性節儉不好聲色杜絕饋餉不食權勢行兵效其父金之注嘗爲士卒先士卒有譽惟大杖撻背未嘗妄殺衆皆爭

爲之死結髮從軍未嘗敗北深爲隣敵所憚周韋孝寬密爲謠言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又曰

高山不推自崩榑木不扶自舉令諜傳之于鄴珽因續之曰盲老公背受

大斧饒舌老母不得語使其妻兄鄭道蓋奏之珽與陸令萱因解之曰百

升者斛也盲老公謂珽饒舌老母似謂陸氏也且斛律累世大將明月之

子聲震關西豐樂字羨之威行突厥女爲皇后男尙公主謠言甚可畏也主齊

以問韓長鸞長鸞遂廢會丞相府佐封士讓密啓云光前西討遠徧帝城將行不

軌先是光自宜陽還未至鄴齊主敕使散兵光以軍士未得慰勞表請遣使宣旨遂至紫陌駐轡齊主惡之故士以此爲言家藏弩甲僮奴千數若

不早圖恐事不可測齊主召珽告之珽請遣使賜以駿馬光必入謝因而執之齊主如其言光入至涼風堂劉桃枝自後撲之不仆顧曰桃枝常爲如此事我不負國家桃枝與三力士拉殺之血流于地剗之迹終不滅于是下詔稱其欲反并殺其二子

珽使二千石郎邢祖信簿錄光家得弓十五宴射箭百刀七賜猪二珽問更得何物祖信曰得棗杖二十束擬

奴與人鬪者不問曲直即杖之以百珽大慙及出人尤其抗直祖信慨然曰賢宰相尙死我何惜餘生遣中領軍賀拔伏恩乘驛捕羨至

幽州門者白使人衷甲馬有汗宜閉城門羨曰敕使豈可拒也出見之伏

恩執而殺之及其五子珽自是專主機衡總知騎兵外兵事齊主常令中要人扶持出入每同御榻論決政事

周主開光死爲赦其境內八月齊廢斛律后爲庶人冬十月齊立昭儀穆氏卽穆舍利爲右后先是齊斛律后廢齊主立昭儀胡氏

爲后后胡太后兄女也太后自愧失德求悅于齊主先飾后置宮中令齊主見之齊主果悅納爲昭儀及斛律后廢陸令萱欲立穆夫人太后卑辭厚禮以求令萱結爲姊妹令萱不得

已乃與祖珽白齊主后遂得立未幾胡后寵衰令萱使人行厭蠱之術胡后遂精神恍惚言笑無恒齊主惡之令萱一旦忽以后服被穆昭儀坐之帳中謂齊主曰

如此人不作皇后遣何物人作齊主乃立穆氏爲右皇后以胡氏爲左皇后已而令萱譖胡氏于太后太后大怒呼胡

氏立薙其髮送還家零以穆氏爲皇后

突厥木杆可汗死弟佗鉢可汗立又分立東西二可汗木杆舍其子大邏

便而立其弟是爲佗鉢可汗分立爾伏可汗統東面步離可汗統西面周

人與之和親歲給繒絮錦綵十萬齊亦厚賂之佗鉢益驕謂其下曰但使

我在南兩兒常孝何憂于貧阿史那后無寵于周主神武公寶毅尙襄陽公主生女尙幼密言于周主曰今齊陳鼎峙突厥方彊願舅抑情慰撫

以生民爲念周主深納之寶毅字天武娥兄子女即唐高祖之后

〔癸巳〕陳太建五年齊武平四年周建德二年春正月齊以高阿那肱錄尙書事阿那肱與穆提

婆韓長鸞共處衡軸號曰三貴蠹國害民日月滋甚長鸞尤疾士人朝夕

惟事譖訴常帶刀走馬瞋目張拳有瞰人之勢朝士咨事莫敢仰視

齊置文林館齊主頗好文學祖斑奏置文林館以侍郎李德林字公輔博陵安平人顏

之推字介琅邪臨沂人同判館事共撰修文殿御覽

夏四月陳將軍吳明徹將兵擊齊取江北數郡陳主謀伐齊公卿各有異

同惟鎮前將軍吳明徹決策請行陳主謂公卿曰朕意已決可舉元帥衆

議以中權將軍梁置四中將軍班四征上淳于量字思明北人位重共署推之僕射徐陵獨曰

吳明徹家在淮左悉彼風俗將略人才當今亦無過者尙書裴忌曰臣同

徐僕射陵應聲曰裴忌亦良副也遂以明徹都督征討忌監軍事統衆伐

齊明徹出秦郡注見前都督黃灋字仲昭巴山新出歷陽齊遣軍救歷陽灋

擊破之又遣開府儀同三司尉破胡救秦州趙彥深私問計于祕書監源文宗文宗曰朝廷精兵必不肯多付諸

將數千已下，適足為吳人之餌，破胡人品，王之所知，敗績之事，匪朝伊夕，莫若專委王琳，招募淮南三四萬人，風俗相通，能得死力，兼命舊將將之，屯于淮北，足以固守，且琳之于項，必不肯北面事之明矣，若不推赤心于琳，更遣餘人掣肘，復成速禍，編不可為，彥深歎曰：此策誠足制勝，爭之十日，已不見從，時事至此，安可盡言，因相顧而泣。

源文宗名彪，以字行，子恭之子，趙彥深封宜宗，稱王，故文王。齊師選長大有膂力者為前隊，號蒼頭犀角大力，其鋒甚銳。又有西域胡善射，弦無虛發，陳軍尤憚之。將戰，吳明徹謂巴山太守蕭摩訶曰：若殪此胡，則彼軍奪氣矣。摩訶曰：當為公取之。明徹乃召降人有識胡者，使指示之。自酌酒以飲摩訶，摩訶飲畢，馳馬衝齊軍，胡挺身出陳，彀弓未發，摩訶擲銑小鑿也，銑，蘇典反，銀池典反。中其額，應手而仆。大力十餘人出戰，摩訶又斬之。于是齊軍大敗，破胡之出師也。王琳謂曰：吳兵甚銳，宜以長策制之，慎勿輕鬪。破胡不從而敗，齊乃使琳赴壽陽召募以拒陳。于是瓦梁齊北郡，今曰瓦梁，桑廬江歷陽合肥注俱見前，皆降于陳。灋麇禁侵掠，撫戍卒與之盟而

縱之高唐梁郡，隋改縣曰宿松，今屬安慶道。齊昌注見前瓜步胡墅俱在今江寧縣等城亦降于陳。陳已而

克齊潁口及巴、青州、山陽、廣陵等城，潁口城在今湖北黃陂縣，古潁水入江之口，巴州、北齊以西陽郡置，故城在今湖北黃岡縣，餘注俱見前。

五月，齊以祖珽為北徐州魏置，齊移治琅邪，今山東蘭山縣是。刺史。珽既執政，頗欲黜諸閹豎

及羣小輩。陸令萱穆提婆議頗同異。珽乃諷中丞麗伯律麗姓，伯律名。令劾主

書魏置，中書屬。王子冲納賂事連提婆，欲因此并坐。及令萱聞而懷怒，釋

子冲不問。珽由是日益疏。諸宦者更共譖之。齊主以問令萱。令萱下牀拜。

曰：「老婢應死。」孝徵大是奸臣。人實難知。齊主令韓長鸞檢案得其詐。出敕

受賜。以爲出恩敕。等十餘事。齊主以嘗與重誓。故不殺。出刺北徐州。珽至州。會有多

叛應之。穆提婆欲令城陷。不遣援兵。珽且戰且守。叛者散退。尋死于州。

齊主殺其蘭陵王長恭。齊蘭陵王長恭。貌美而勇。以邙山之捷。齊敗周師于洛陽。長恭爲

中軍。事具前。威名大盛。武士歌之。爲蘭陵王入陳曲。杜佑曰：作此舞以教其指麾擊刺之容。齊主忌之。其

所親尉相願。代人。標之子。謂曰：「朝廷忌王。宜屬疾在家。勿預時事。」長恭然之。而

未能退。及江淮用兵。恐復爲將。有疾不療。齊主酖殺之。

秋八月。周太子贇。即宣帝。納妃楊氏。劉友益曰：此著隋篡之始。妃隋公堅之女也。太子。好昵近小人。左宮正

字文孝。伯言于周主曰：皇太子春秋尚少。志業未成。請妙選正人。爲其師友。調護聖質。如或不然。悔無及矣。周主斂容曰：「正人豈復過卿乃以尉遲運爲右宮正。周主嘗問萬年丞樂運曰：太子何

如人。對曰：中人。周主顧謂齊公憲曰：「百官倭我。惟運所言乃忠直耳。」因問運中人之狀。對曰：「如齊

桓公是也。管仲相之則霸。豎貂輔之則亂。可與爲善。可與爲惡。」周主曰：「我知之矣。」乃妙選宮官。以

輔之。太子不悅。尉遲運。迴弟。綱之子。樂運。字承業。南陽清陽人。陳師攻齊壽陽。克之。殺其刺史王琳。遂取齊昌。徐州。北魏東徐州也。治下邳。亦曰南徐州。下邳。注見前。等

城。吳明徹攻壽陽。堰肥水以灌城。城中多病腫泄。死者十六七。齊皮景和

琅邪下邳人。等救壽陽。衆數十萬。去壽陽三十里。頓軍不進。陳諸將以堅城未拔。

大援在近皆懼明徹曰兵貴神速而彼結營不進自挫其鋒其不敢戰明矣乃疾攻一鼓拔之禽王琳等送建康琳素得將士心齊人亦重其忠義及被禽麾下在明徹軍見者皆歔歔不能仰視爭爲請命及致給資明徹恐其爲變遣使追斬之哭者聲如雷

收有一叟以酒肺來祭哭盡哀

齊主聞壽陽

陷頗以爲憂穆提婆等曰假使國家盡失黃河以南猶可作一龜茲國更可憐人生如寄惟當行樂何用愁爲左右嬖臣因共贊和之齊主卽大喜酣飲鼓舞以皮景和全軍而還賞之陳以明徹爲車騎大將軍豫州刺史陳主置酒舉杯屬徐陵曰賞卿知人陵避席曰定策聖衷非臣力也遂克

齊昌

前已請降今復取之

淮陰

胸山

注俱見前

濟陰

東魏僑郡故城在今安徽盱眙縣

濟南徐州

胡三省注濟當作齊書齊南徐

以別于京等城陳懸王琳首于建康市故吏朱瑒致書徐陵請許其葬陳主

許之

瑒琳于八公山側義故會葬者數千人尋有壽陽人茅智勝等密送其柩于鄴齊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曰忠武給輜輶車以葬之義故胡三省注故舊以義結者齊

【甲午】

陳太建六年齊武平五年周建德三年

春正月周詔齊公憲等皆進爵爲王

三月周太后叱奴氏殂周叱奴太后殂周主居倚廬朝夕進一溢米羣臣

表請累旬乃止及葬周主跣行至陵所詔曰三年之喪達于天子但軍國務重須自聽朝衰麻之節苦廬之禮率遵前典以申罔極百僚宜依遺令

既葬而除公卿固請依權制周主不許卒申三年之制五服之內亦令依

禮先是衛王直諫齊王憲言其喪次飲酒食肉無異平日周主曰吾與齊王異生俱非正嫡特以吾故同祖括髮汝親太后之子時承慈愛但當自勉何論他人及既葬周主如雲陽直以愆愆

遂與其黨作亂尉遲運擊敗之伏誅

夏五月周廢佛道教毀淫祠初周主定三教先後以儒為先道為次釋為

後至是遂禁佛道二教經像悉毀沙門道士並還俗諸淫祠非祀典所載

者悉除之尋立通鑑觀以壹聖賢之教

冬十二月陳以孔奐為吏部尚書時新復淮泗攻戰降附功賞紛紜奐識

見精敏不受請託事無凝滯人皆悅服

齊殺其南陽王綽字世通世祖之子綽刺定州喜為殘虐嘗見婦人抱兒取以飼狗復齊主

鎖詣行在至而宥之齊主問綽在州何事最樂對曰聚蠟于器置狙其中觀之極樂齊主即命索蠟置浴斛使人裸臥斛中號叫宛轉齊主與綽臨觀喜噱不已因讓之曰如此樂事何不早馳驛奏聞由是有寵拜大將軍韓長鸞疾之使人誣告其反殺之

〔乙未〕陳太建七年齊武平六年周建德四年春三月周使開府儀同三司伊婁謙伊婁謙字彥恭鮮卑人

如齊齊人留之齊主承世祖奢泰之餘後宮皆寶衣玉食競為新巧先為

造珠裙袴所費不可勝計為大所焚尋復為穆后營之既而穆后寵衰其侍婢馮小憐大幸拜為淑妃坐則同席出則並馬誓同生死盛修宮苑窮極壯麗

所好不常數毀又復每有災異寇盜不自貶損惟多設齋以為修德好自

彈琵琶

立趙貧兒村自衣藍縷之服行乞其間以為樂 陸令萱穆提婆高阿那肱韓長鸞等

宰制朝政官官鄧長顓陳德信等並參豫機權官由財進獄以賄成頭 劉著

挑枝等皆開府封王其餘歌舞人見鬼人等蓋得富貴者始將萬數庶姓封王者以百數開 一戲

府千餘人儀同無數乃至狗馬及鷹亦有儀同郡君之號皆食其祿見鬼人巫覡輩也

之賞動踰巨萬既而府藏空竭乃賜郡縣使賣官取直由是為守令者率

皆商賈競為貪縱民不聊生周主謀伐之章孝寬上疏陳三策其一曰齊自

為陳氏所取內離外叛計盡力窮大軍若出輒關方軌而進兼與陳氏共為犄角并令廣州義旅

出自三鵠又募山南驍銳沿河而下復遣北山稽胡絕其并晉之路百道俱進並趨虜庭必當望

旗奔潰所向摧殄其二曰若國家更為後圖未即大舉宜與陳人分其兵勢三鵠以北萬春以南

廣事屯田預為貯積募其驍悍立為部伍彼既東南有敵戎馬相持我出奇兵破其疆場彼若與

奔命之勞一二年中必自離叛且齊氏淫暴政出多門獄賣官忌害忠直閭閻嗷然覆亡可待

乘閒電掃事等摧枯其三曰若欲更存邈養且復相時則宜還崇鄰好申其盟約安民和衆通商

惠工蓄銳養威觀釁而動斯乃長駕遠馭坐自兼并也三鵠即魯陽關在今河南南召縣東北

與魯山縣界萬春周齊分界處唐書奏周主引開府儀同三司伊婁謙入內殿從

容謂曰朕欲用兵何者為先對曰齊氏沈溺倡優耽昏翹棄其折衝之將
斛律明月已斃于讒口上下離心道路以目此易取也乃使謙聘于齊以
觀釁其參軍高遵以情告齊人齊人留謙等不遣
秋七月周主伐齊克河陰本漢平陰縣三國魏更名隋省故城在今河南孟津縣 攻金墉不克而還 周主
下詔伐齊帥衆六萬直指河陰八月入齊境禁伐樹踐稼犯者皆斬攻河

陽大城拔之齊王憲進圍洛口舊洛水入河之口在河南鞏縣南有城拔二城焚浮橋齊都督傅

伏大安自永橋城名在河南武陟縣西夜入中澗城在河南孟縣胡三省曰河陽有三城南城北城中澗城是也周人圍之

不下洛州刺史獨孤永業字世基中山人守金塘周主攻之不克永業通夜辦馬槽二千周人聞之以為大

得精騎二千追擊之可破也貴和不許齊王憲等降拔三十餘城皆棄不

守

守

〔丙申〕陳太建八年齊隆化元年周建德五年春二月周遣其太子贊伐吐谷渾周主命太子巡

撫西土因伐吐谷渾大將軍王軌宮正宇文孝伯從行至伏侯城注見前而

還太子在軍多失德宮尹鄭譯字正儀儼兄子王端等皆有寵軍還軌等言之周

主怒杖太子除譯等名已而太子復召譯戲狎如初

夏六月陳太子詹事江總免初陳太子叔寶欲以江總為詹事孔奐曰江

有潘陸之華而無園綺之實不可太子深以為恨自言于陳主將許之奐

奏曰江總文華之士太子文華不少豈藉于總願選敦重之才以居輔導

之職陳主曰然則誰可者奐曰王廓世有懿德識性敦敏可以居之太子

寺在則曰郭又名泰字仲通僧不宜為太子詹事奐曰范華即范泰之子亦